

傷寒論淺注補正

傷寒論淺注卷五

傷寒論淺註補正序

醫為活人術迄今醫道晦盲活人者反以殺人曷勝浩歎章素嗜醫寢饋有年每讀仲師傷寒金匱不得其旨參求註解愈多愈昧惟陳修園淺註較明奉為主臬乃讀之既久又生疑竇以之臨證處方尤多枘鑿不禁廢書三歎以為斯道不明勢誠無可如何矣復游海上竊見中國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則今人更勝古人製造之巧格致之精實為中國所不及則其醫學亦當高出於中國迺於醫院藥房留心咨訪求其證論考其方書器具則精妙無比治法則顛預異常始知尚形迹而畧氣化凡五運六氣之神妙西醫概未能曉吁中醫既不明西醫又不識軒岐活人之術反以殺人悲夫戊子秋唐容川兄經滬上容川己丑進士前為諸生名聞三蜀列門下者恒數十人與家兄雲笠通譜余每過從知其能醫究未知其精也迄晤海上時每有疑證問之輒應如響凡人身臟腑經絡明若觀火且其談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醫之形迹印證中醫之氣化章不能療者一經容川診治沉痾頓除人俱驚為神奇章則津梁奉之矣常言仲師書淺註雖佳不無遺誤

必再補正乃善余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閱之自悟章受讀一過再讀仲景書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乃歎仲景之書如鎖此其鑰也真鴻寶歟遂石印行世又為之請曰醫理雖明醫法未備何不從事傷寒金匱將所謂補正者筆之於書豈非大千世界火坑中生青蓮耶蓋醫病止愈一人不如醫醫其功當倍於醫病補正云者原以醫前之醫即以醫後之醫既醫醫愈矣將已愈之醫治未愈之病其所活當不啻恒河沙數越兩寒暑補正書成捧讀之下疑團冰釋實為軒岐功臣足以羽翼仲景醫道當從此昌明使活人之術不致殺人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

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仲夏夔門鄧其章雲航謹敘

傷寒淺註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土。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修園以名孝廉。素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修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修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意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修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入閩。因署中診視。獲與修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一瞭如指掌。仲景為郡守而作論。修園為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為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謨

長沙方註小引

漢文藝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為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

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明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為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者。分合者。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興韻之。其詩為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按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捷便之法云。修園陳念祖并題。

補 曰。修園此引。原載傷寒方歌括中。今因方証當合勘。故取其方註。篇入原文。合為一書。以便查對。並將此引亦採入焉。意在專為仲景之方証發明而已。故不存修園本書面目。讀者當知著書各有本意。若要觀陳書舊本。則自有陳書在。幸勿議吾書之割裂也。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危地。蒙蒙昧昧。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自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傷寒論淺註補正

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少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舛亡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悍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

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行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己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心。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鑪。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得之。不是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護畏幾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中。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德文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闡去叔和之序例。傷寒論淺註補正

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旌新安人也。善讀神書。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許為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為大

宗師矣。

[補] 曰仲景序中。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此數句已括全書大義。蓋傷寒以六氣立論。而此序則以五行開宗。五行為體。六氣為用。人稟五行而有五藏。然後有六府。有五藏六府。遂有經絡俞穴。而成為三陰三陽。總皆秉天之陰陽。以為人身之陰陽。其間藏府經俞。貫通會合。必先洞悉。而後可見病知源。病之用藥。亦因藥在萬類中。同稟五行之運。故借以治人之病。要皆天地萬物。陰陽一體之義。仲景此數句。最有包蘊。故曰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高才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吾於各經篇首。特補總論。以明此旨。

[正] 曰鄧雲航云。仲景自序。明言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傷寒六經為六卷。後附三章為一卷。金匱要略九卷。二書共合。恰得一十六卷。金匱當是雜病論。即以此序之卷數而知之也。金匱之名。亦疑後人所加。又觀傷寒論後。症濕暍篇。仲景曰。此三種宜應別論。以與傷寒相似。故見於此。所謂應別論者。即謂應列入雜病論也。故復於金匱之首。列此三證。足見金匱即是雜病論。嗣經王叔和添辨脈平脈等證。冠於傷寒之首。而傷寒之卷數已亂。又不知何人將雜病論題為金匱要略。復於卷後添俗傳雜療

方為第十卷。狗尾續貂。混誤已甚。陳修園刪去辨脈平脈等篇。詢有卓見。而猶存雜療方。不免遺累。且陳書分卷。亦與仲景未符。今應刪去雜療方。將傷寒論依六經分為六卷。後附三章。又為一卷。合之金匱九卷。適符仲景原文。一十六卷之數。然則仲景二書。實為合集。仲景此序。亦是合序。並非單序。傷寒也。證者將兩書合讀。則融會貫通。毫無遺義矣。去舛此說。至為精確。當即從之。將二書卷數釐正。復還其本來面目。願與天下讀者共訂證焉。

淺註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其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成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庵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論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門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

家之互相詆駁者終一無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熟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庵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過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觀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令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因各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與決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血氣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熱實寒虛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干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

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已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謬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聊攝成無己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所以存其真也。

補正凡例

一修園書道從二張兼採各家至為精當而猶有缺誤者只因唐宋後無人親見臟腑於內經所論之陰陽氣化多不著實二張力求精深於理頗詳而於形未悉不知形以附氣離形論氣決非確解近出西洋醫法所論形迹至詳惟西醫略於氣化是其所短然即西醫之形迹循求內經之氣化則印證愈明乃知修園二張所以尚有缺誤者西醫未出無考異之書中醫失傳窮鑽研之力終未能瞭如指掌也余幸生今日既得羣賢誘之於前又得西醫証之於後先將內經參透然後知此書法解尚有缺誤必須補正乃為完善意在為淺註之功臣並非志存攻訐識者鑒之

一唐宋後不知三焦為何物於水道出入氣血往來臟腑連絡多不能明醫林改錯極詆其謬而另言人有氣府即雞冠油西洋醫書亦斥三焦之妄而言另有連網中國不知豈知雞冠油連網即內經所謂三焦也西醫言水從連網中入膀胱醫林改錯言水從雞冠油中入膀胱証以內經三焦者決讀之官水道出焉適相符合焦古作難又作臙余曾見日本內經凡三臙均書作三臙蓋臙誤作臙亦猶臙省作焦今人失考訓焦為赤以三焦為空腔子註家之誤多由於此是以必須補正庶乎經復明故吾於仲景所論涉於三焦之証特加詳明於少陽總論尤推闡焉

一原註每經篇首未立總論隨文散釋讀者難於會通以無綱領也吾於每經特補總論一篇以明大指

讀者先讀總論然後再讀原文自然貫通且六經總論當一齊讀熟然後讀原文自如桶底脫
一仲景原文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八十一難凡我註家自不應參以後說然近出西醫其論形迹有
足証明內經者間亦採入注中非正西醫正以內經奧義近代失傳西醫有足發明則採取之正所以
遵從內經期與仲景原文符合又有時並較西醫非攻西醫也只借以明原文而已要使聖學昌明其
毋為後世末學所混亂則幸甚矣豈有疆域之見哉

一淺註切當者固足遵守即義不甚精而理有可通者亦存而不論惟義有紕繆則正之加正曰二字義
有缺缺則補之加補曰二字非欲揭其短正以輔其長也修園有知當亦諒我我有所短尤望世人規
我也

一原文傳為既久難保一無訛字文義深奧安能一一盡釋修園逐節逐句照例必加註釋於萬無可通
者亦強通之反滋疑誤吾於此等特加闕疑二字待質高明庶於原文可告無罪讀淺註者亦免生滋
弊也

一修園將方註立為歌括另成一部讀者不便查對今特編入原文註下則讀証讀方可互勘以明其理
也

一歌括為初學梯階陳氏用心亦佳然另立為部則可加歌括今既收入原文若加歌括便非註經體裁

故不採入。

一凡仲景之方與證針鋒相對一絲不差。須於証証後即註方。乃能合勘。修圓分部註方。已有未合。而其方下。又引內臺原。又建安許宏集議。謂與傷寒論詳畧不同。意在博採以示詳也。不知內詳許宏集議。已非仲景原書。其所列之証與方。多不有合。不得攔入仲景方中。恐生支離也。